

歷代詩話續編



艇齋詩話

南豐曾季狸裘甫著

無錫丁福保仲祐訂

韓退之樹雞詩云。煩君自入華陽洞。割取乖龍左耳來。予按割龍耳事。兩出。柳子厚龍城錄。載茅山處士吳綽。因採藥於華陽洞。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。戲於松下。綽見之。因詢誰氏子。兒奔忙入洞中。綽恐爲虎所害。遂連呼相從。入得不二十步。見兒化龍形。一手握三珠。填左耳中。綽以藥斧斫之。落左耳。而失珠所在。又馮贄雲僊散錄。載崔奉國家一種李。肉厚而無核。識者曰。天罰乖龍。必割其耳。血墮地。生此李。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。然龍城錄。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。而雲僊散錄。乃有乖龍割耳之說。二書各有可取也。洪慶善注韓文甚詳。而於此獨缺文。不知其如何也。

唐人詩用遲字皆得意。其一。柳塘春水漫。花塢夕陽遲。嚴維詩也。其一。鑪烟添柳重。宮漏出花遲。楊巨源詩也。又韋蘇州細雨詩。漠漠帆來重。

冥冥鳥去遲。亦佳句。

前人詩用重字有三。雨壓梨花烟重。雪壓梅花香重。殘月落花烟重。皆有思致。呂東萊尤喜雪壓梅花香重。

前人詩言落花有思致者三。王維興闌啼鳥換。坐久落花多。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。閒花落地聽無聲。荆公細數落花因坐久。緩尋芳草得歸遲。

原缺四行每行二十字

東湖言癩可初作詩。取前人詩得意者手寫之。目爲顛倒篇。自後其詩大進。

東湖言荆公桃源行前二句倒了。望夷宮中鹿爲馬。秦人半死長城下。當言秦人半死長城下。望夷宮中鹿爲馬。方有倫序。

東湖言荆公畫虎行。用老杜畫鵝行奪胎換骨。

原缺二行每行二十字

老杜詩中喜用秦字。予嘗考之。凡押秦字韻者十七八。韋賢初相漢。范

叔已歸秦。今欲東入海。卽將西去秦。錦江元過楚。劍閣復通秦。西江元下蜀。北斗故臨秦。錦谷元通漢。沱江本向秦。接輿還入楚。王粲不歸秦。蘇武先還漢。黃公豈事秦。此生那老蜀。不死會歸秦。地平江動蜀。天闊樹浮秦。近聞王在洛。復道使歸秦。地利西通蜀。天文北照秦。兵戈禍擁蜀。聚歛強輸秦。故園當北斗。直指照西秦。商山猶入楚。渭水不離秦。泊船悲喜後。欸欸話歸秦。比來相國兼安蜀。歸赴朝廷已入秦。蓋老杜秦人也。故喜言秦。

晏叔原小詞。無處說相思。背面鞦韆下。呂東萊極喜誦此詞。以爲有思致。然此語本李義山詩云。十五泣春風。背面鞦韆下。

呂東萊。粥香飭白是今年。粥香飭白四字。本李義山寒食詩云。粥香飭白杏花天。

老杜詩。公孫大娘舞劍器行。世人多以爲公孫能舞劍。非也。蓋公孫善舞劍器。劍器者。曲名也。詩序言公孫氏舞劍器。渾脫。又言舞西河劍器。然則渾脫。西河劍器三者。皆曲名也。詩中又言妙舞此曲。神揚揚。則知

爲曲信矣。安有婦人能舞刀劍者乎。後人承誤。不能深考耳。

東坡平山堂詞云。認取醉翁語。山色有無中。然山色有無中。本王維詩。江流天地外。山色有無中。

東坡羨君懷中雙橘紅。用陸績事也。以績傳考之。云懷中橘三枚。卻不云二枚也。

東湖論作詩。喜對景能賦。必有是景。然後有是句。若無是景而作。卽謂之脫空詩。不足貴也。

東湖喜呂東萊樹陰不礙帆。影過雨氣卻隨潮。信來東湖見予誦東萊詩云。傳聞胡虜三年旱。勢合河山一戰收。云何不道不戰收。

東湖又見東萊滿堂舉酒話疇昔。疑是中原無是時。云不合道破話疇昔。若改此三字。方覺下句好。

原缺二行。每行二十字。

韓子蒼作送呂東萊赴召詩。甚得意。東萊止稱一句。厭見西江殺氣纏。云是詩語。

東湖喜錢氏子忘其名一聯云。鷗飛波蕩綠。牛臥草分青。

東萊送珪公果公入閩中詩五言。宿昔春水生者。絕似選詩。東萊自云。東萊濟陰寄故人。柳絮飛時與君別。有兩本者。東萊少時作。後失其本。在臨川因與學徒舉此詩亡之。遂用前四句及結尾兩句。補成一篇。已而得舊詩。遂兩存之。落花寂寂長安路者。是舊詩。千書百書要相就者是追作。

東湖喜荆公燕侍郎畫山水圖詩。其間云。燕公侍書燕王府。王求一筆終不予。仁人志士埋黃土。只有粉墨歸囊楮。此可謂能形容燕公也。崔德符詩。人閒火定熱。我死不肯灸。真節士之詩。

荆公汴水詩云。相逢故人昨夜去。不知今日到何州。州中人物不相似。處處蟬聲令客愁。讀此足知汴水湍急。一日動數百里。

荆公北山梅花何所似。似一篇詩意高遠。

東湖紫極宮七言詩。自云爲七言之冠。東萊亦喜此詩。

山谷贛上食蓮詩。讀之知其孝弟人也。東湖每喜誦此詩。

呂東萊喜令人讀東坡詩。

東萊不喜荆公詩云。汪信民嘗言荆公詩失之軟弱。每一詩中必有依依嫋嫋等字。予以東萊之言考之。荆公詩每篇必用連縣字。信民之言不繆。然其精切藻麗亦不可掩也。

老杜桃竹引云。忽失雙杖兮。吾將曷從。雙杖喻李郭二人也。

山谷和高麗松扇詩云。可憐遠渡幘溝淩。不堪今時櫛櫛子。幘溝淩高麗城名也。見三國志。櫛櫛子。用程曉伏日詩。今時櫛櫛子。觸熱向人門。韓退之雪詩。笥詩。皆譏時相。雪詩云。未能裨獄鎮。強欲效鹽梅。松篁遭挫折。糞壤獲饒培。巧借奢豪便。專繩困約災。威貪凌布被。光肯離金甕。笥詩云。得時方張王。挾勢欲騰騫。縱橫公占地。羅列暗連根。始訝妨人路。還驚入藥園。萌芽防寢大。覆載莫偏恩。外恨包藏密。中仍節目繁。戈矛頭戢戢。蛇虺首掀掀。身寧虞瓦礫。計欲掩蘭蓀。其言皆有譏誚。非徒作也。

老杜詩云。河內無因借寇恂。然借寇事在南陽潁川。非在河內也。

老杜青青竹筍迎船出。白白江魚入饌來。山谷云。此送人迎庭闈詩。故用此。二事皆孝於親者。然王祥臥冰。於魚事用之。則可。孟宗乃母亡後。思母所嗜。冬月生筍。恐不應用也。

大凡人爲學。不拘蚤晚。高適五十歲始爲詩。老蘇二十七歲始爲文。皆不害其爲工也。

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。雖不逮於已者。亦不敢少忽也。以韓退之之於文。杜子美之於詩。視王楊盧駱之文。不啻如俳優。而王績之文於退之。猶土苴爾。然退之於王勃滕王閣記。王績醉鄉記。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。子美於王楊盧駱之文。又以爲時體。而不敢輕議。古人用心忠厚如此。異乎今人露才揚己。未有寸長者。已譏議前輩。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衙官老兵之論。衙官非持正語

韓子蒼詩。塵緣吾未斷。不是薄蓬萊。薄蓬萊三字。蓋柳子厚謫龍說。吾薄蓬萊羞昆侖。

陳後山爲正字詩云。寧辭乳媪譏。用南史何承天事。

呂東萊詩用拍張公事。出南史王儉傳。王敬則云。臣以拍張得爲三公。荆公賀曾魯公詩云。功謝蕭規慚漢第。恩從隗始愧燕臺。人多疑隗始無出處。不知韓退之聯句云。受恩從隗始。則隗始出於韓文也。按隗始二字出國語韓子蒼泛汴詩云。汴水日馳三百里。末章卻云。水色天光共蔚藍。汴水黃濁。安得蔚藍也。東湖詩云。晝暖坐迎日。夜寒眠見星。說者謂能盡泛汴之景。

東湖宮亭湖詩極佳。嘗自誦與予言。沙岸委宅白。雲林迤邐青。千山擁廬阜。百水會宮亭。說得景物出。身在宮亭經行。方見其工。予謂此詩全似老杜。

東湖畫虎圖詩云。不向南山尋李廣。卻來東海笑黃公。黃公虎事。見李善文選注。

唐人薛能詩云。青春背我堂堂去。白髮催人故故生。有人舉此詩。稱其語意之美。呂東萊聞之笑曰。此只如市井人歎世之詞。有何好處。予以東萊之言思之。信然。

呂東萊喜張文潛七夕歌令人誦。

呂東萊喜潘邠老浯谿詩。

山谷筆詩云。宣城變樣蹲鷄距。諸葛名家捋虎鬚。予嘗見東湖口誦與此本不同。云。宣城諸葛尊鷄距。筆陣王家將鼠鬚。鷄距鼠鬚皆筆名也。言蹲言捋。則無意義。言尊言將。則有理。東湖喜誦此詩。又喜知常軒詩。卽新晴鼓角報斜陽者是也。二詩皆親見其誦。

山谷詩人米事。用北史盧思道事。

山谷謝人茶詩云。涪翁投贈非世味。自許詩情合得嘗。出薛能茶詩云。麤官乞與真拋卻。只有詩情合得嘗。

東湖明皇夜遊圖詩。宣和閒作。其意蓋諷當時也。詩中云。苑風翠袖溼。宮露赭袍光。可見其遊宴達旦也。閨閣連閭闔。驂騑從驪驪。可見其宮禁與外無間也。東湖嘗對予自釋其意如此。

前人詩言立鷺者。凡三。歐公。稻田水浸立白鷺。東坡。潁水清淺可立鷺。呂東萊。稻水立白鷺。皆本於李嘉祐。漠漠水田飛白鷺。然翦截簡徑。則

東萊五字盡之矣。

東萊喜東坡贈眼醫王彥若詩。王履道亦言東坡自負此詩。多自書與人。予讀其詩。如佛經中偈贊。真奇作也。

張元幹紹興間人。詩不多見。其人蓋嘗識東湖。所謂詩如雲態度。人似柳風流者是也。後以累失官。有瀟湘圖詩。甚佳。云。落日孤煙過洞庭。黃陵祠伴白蘋汀。欲知萬里蒼梧恨。淚盡君山一點青。

古今遊廬山詩。予得兩首絕佳。其一。潘子真詩。話所載王光遠云。明朝山北山南路。各自逢人話勝遊。蓋廬山之美不可盡。惟此兩句形容得極佳。又張元幹詩云。古木寒藤挽我住。身非靖節誰能留。多慚不及鸞谿水。長向山前山後流。此詩興致極高遠。

東湖滕王閣詩。用老杜玉臺觀詩本。首云。一日因王造。千年與客遊。卽老杜浩刼因王造。平臺訪古遊也。

老杜端午賜衣詩。自天題處溼。當暑著來輕。自天當暑。皆有出處。自天申之。當暑袵絺綌是也。

秦少遊在嶺外貶所。有詩云。揮汗讀書不已。人皆笑我何求。我豈更求聞達。日長聊以消憂。其語平易渾成。眞老作也。今集中不見有之。予見呂東萊之子逢吉口說。

杜詩。鷺費羲之墨。貂餘季子裘。今草堂石本作鷺貴羲之墨。貴比費雖無義理。然草堂入石本。不應有誤也。

老杜有岳陽樓詩。孟浩然亦有浩然雖不及老杜。然氣蒸雲夢澤。波撼岳陽城。亦自雄壯。

老杜螢火詩。蓋譏小人得時。其首云。幸因腐草出。敢近太陽飛。蓋言其所出卑下也。其卒章云。十月清霜重。飄零何處歸。蓋言君子用事。則掃蕩無遺也。老杜之詩。所以冠絕古今者。以此。詩人李嘉祐亦嘗賦螢火詩云。映水光難定。凌虛體自輕。夜風吹不滅。秋露洗還明。向燭仍藏焰。投書更有情。猶將流亂影。來此傍簷楹。八句規規然詠一物而已。視杜詩。眞所謂小巫也。

老杜寫物之工。皆出於目見。如花妥鶯捎蝶。谿喧獺趁魚。芹泥隨燕觜。

花粉上蜂鬚。仰蜂黏落絮。行蟻上枯梨。柱穿蜂溜蜜。棧缺燕添巢。風輕粉蝶喜。花暖蜜蜂喧。非目見安能造此等語。又杜詩中喜言蜜蜂。如上所錄是也。

山谷用酒渴愛江清爲韻。人知爲唐人詩。而不知其爲誰氏也。顧陶詩選載暢當作。當有詩名。其詩云。單中醉飲作。其前四句云。酒渴愛江清。餘酣漱晚汀。輭莎欹坐穩。冷石醉眠醒。皆佳句。狀得醉與酒渴之意極工。

東坡與王郎書云。少年爲學者。每一書皆作數次讀。書之富。如入海百貨。皆有。人之精力。不能兼收盡取。但得其所欲求者爾。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。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。聖賢作用。且只作此意求之。勿生餘念。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。亦如之。他皆倣此。若學成八面受敵。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。以上皆東坡尺牘中語。此最是爲學下工夫捷徑。予少時亦頗窺見此術。然不能以此告人。及見東坡所言。犁然當人心。善爲學者。不可不知也。

玉郎即子由之壻。今坡集亦有此書。但有論說及賈誼陸贄之學者。不見此幅。此蓋書之別紙也。

陶淵明詩。自宋義熙以後皆題甲子。此說始于五臣注文選云爾。後世遂因仍其說。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悅者。編淵明集。獨辨其不然。其說曰。淵明之詩。題甲子者。始庚子。迄丙辰。凡十七年間九首。皆晉安帝時所作。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。宋始受禪。自庚子至庚申。蓋二十年。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。恥事二姓。而題甲子之理哉。思悅之言。信而有證矣。

前人論詩。初不知有韋蘇州。柳子厚。論字亦不知有楊凝式。二者至東坡而後發此秘。遂以韋柳配淵明。凝式配顏魯公。東坡真有德於三子也。

東坡黃子思詩序。論詩至李杜。字畫至顏柳。無遺巧矣。然鍾王蕭散簡遠之意。至顏柳而盡。魏晉詩人高風遠韻。至李杜而亦衰。此說最妙。大抵一盛則一衰。後世以爲盛。則古意必已衰。物物皆然。不獨詩字畫然也。

艇齋詩話
荆公詩云。祇向貧家促機杼。幾家能有一鉤絲。山谷詩云。莫作秋蟲促

機杼。貧家能有幾鉤絲。二詩語甚相似。

陶淵明詩。白日淪西河。素月出東嶺。一篇說得秋意極妙。韓退之秋懷。窗前兩好樹。惻惻鳴不已。一篇亦好。雖不及淵明蕭散。然說得秋意出。予每至秋。喜誦此二詩。及歐公秋聲賦。

東湖喜誦韋蘇州贈王侍御詩。心如野鶴與塵遠。詩似冰壺見底清。一篇真佳句也。

韓子蒼憶昨昭文並直廬。與君三歲侍皇居。花開輦路春迎駕。日曬蓬山曉曝書。學士南來尙巖穴。神州北望已丘墟。忽逢漢節滄江上。握手西風淚滿裾。全用韋蘇州詩爲乏。蘇州詩云。與君十五侍皇闈。曉拂爐煙上赤墀。花開漢苑經過處。雪下驪山沐浴時。近臣零落今猶在。仙駕飄颻不可期。此日相逢非舊日。一林成喜又成悲。

東湖喜言黃庭及文選詩。

東湖言王維雪詩不可學。平生喜此詩。其詩云。寒更催曉箭。清鏡減衰顏。隔牖風驚竹。開門雪滿山。灑空深巷靜。積素廣庭閒。借問袁安舍。條

然尙閉關。又言柳子厚雪詩四句說盡。

東湖言荆公詩多學唐人。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。

東湖言荆公月移花影上闌干。不是好詩。予以爲止。似小詞。

東湖言山谷詩對櫬櫨子。對得不親。

東湖自言作詩主德興。方知前日之非。

東湖喜山谷落星寺詩。

高子勉國香詩極好。有唐人歌行筆力。

荆公送人使虜詩云。畱犂撓酒見戎心。繡袷通歡歲月深。秦少遊送人使虜亦云。畱犂撓酒知胡意。尺牘貽書見漢情。皆用畱犂撓酒事。見匈奴傳。韓昌張猛與單于盟。單于以路徑刀金瑠璃撓酒。注撓攪也

荆公定林詩云。定林修木老參天。橫貫東南一道泉。五月枝藜尋石路。

午陰多處弄潺湲。嘗見許子禮吏部云。渠親見定林題壁。不云修木云。

喬木。不云石路云去路。不云弄潺湲。曰聽潺湲。又試院中詩云。白髮無

聊病更侵。移牀向竹臥秋陰。子禮云。見荆公真本。不云向竹臥秋陰。卻

云臥竹向秋陰。皆與印本不同。

東湖詩云。芙渠漫漫疑無路。楊柳蕭蕭獨閉門。荆公云。漫漫芙渠難覓路。蕭蕭楊柳獨知門。又唐人劉威云。遙知楊柳是門處。似隔芙渠無路通。三人者同一機杼也。

東湖云。荆公謝安詩云。一去可憐終不返。暮年垂淚對桓伊。蓋譏安也。而其詩自言志。邵云。殘年歸去終無樂。聞說章江卽淚流。何其與譏安相反邪。

人問韓子蒼詩法。蒼舉唐人詩。打起黃鸝兒。莫教枝上啼。幾回驚妾夢。不得到遼西。予嘗用子蒼之言。徧觀古人作詩規模。全在此矣。如唐人詩。妾有羅衣裳。秦王在時作。爲舞春風多。秋來不堪著。又如曲江院裏題名處。十九人中最少年。今日風光君不見。杏花零落寺門前。又如荆公詩。淮口西風急。君行定幾時。故應今夜月。未便照相思。皆此機杼也。學詩者不可不知。

東萊木芙蓉絕句云。小池南畔木芙蓉。雨後霜前著意紅。猶勝無言舊